

2019秋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交流小结

2020-12-09 14:47:20

去多伦多交流是许多阴差阳错的结果。因为大二时错过了交流的报名，多大又是大三那年的新配来我们学院的项目，成行是很偶然的，但这样的偶然对我来说却是不错的结果。政治哲学与思想史是我较感兴趣的研究领域，而多大在这一领域有着相当好的学术传统。多大的政治学系以political theory为主要方向的老师有十余位，相应开设的课程也相当丰富，这在北美也并不多见。更进一步而言，系里恰有专事古典政治哲学与卢梭研究的老师，与我自己的兴趣几乎若合符节。因此最终去往这个项目应可说是恰到好处的阴差阳错。我对学术一直有些兴趣，交流还是抱着求学的目的，故而眼光很局限，只能捡着一些课程学术相关的内容来谈。在多大共选修了三门课：GRK101: Introductory Ancient Greek; POL430: Comparative Studies in Jewish and Non-Jewish Political Thought; POL485: Topics in Political Thought。旁听了一门课：POL200: Political Theory: Visions of the Just/Good Society。Introductory Ancient Greek的内容应与我校开设的“初级古希腊语（上）”较为相似，在国外应是古典学专业的基础课程。一周四次课每次一小时，学习古希腊语的一些基本的语法与词汇知识。Comparative Studies in Jewish and Non-Jewish Political Thought本是一跨学期课程（多大是夏、秋、冬的quarter制，一些课程便会贯穿秋冬两季），秋季读《创世记》，冬季读卢克莱修的《论物性》与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由于交流时间限于秋季，便只能读到《创世记》的部分，是很遗憾的。Topics in Political Thought的主题是Plagues in Political Thought，围绕瘟疫的主题阅读修昔底德、笛福、加缪等人的相关著作，同时也纳入各种可能的理论工具与相关研究，是较为新鲜的一种课程安排。Political Theory: Visions of the Just/Good Society是多大的政治思想史导论课，也是跨学期的课程。老师独出机杼，将古代置于现代之后，这学期读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洛克，下学期读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每学期修读这样三四门课，与复旦的要求相比是远为少的。相应地，每门课程的要求都会提高不少，这在阅读量与作业的要求上都会有所体现。较之在国内每学期按要求修读十余门课程，学生疲于应付而无所用心的状况，这样的安排应是更为合理的。除了日常的课程之外，一些旁的学术设施也跟我留下了不错的印象。记得第一次进多大校园时就被一巍巍如堡垒的建筑吸引，走近了看才知道是Robarts Library，据称是加国最大的学术图书馆。图书馆的设施很好，藏书也十分丰富，几乎不会有找不到书的苦恼，在找某一本书时架上又能偶遇大量的相关的书，可能是图书馆较为理想的状态。除此之外，多大的各个college在这学期都会办自己的书市，卖各个学科的旧书，书很多，价格相当便宜，很多品相颇好的书只要三、四加元，十分实惠。交流时还遇到了许多不错的老师。Clifford Orwin教授就是前述与我的学术兴趣十分相符的老师，在决定交流之前我便曾读过他的Rousseau's Socratism一文。《创世记》与政治思想史两门课程都是由他讲授，在文本解读上非常细致深入，政治思想史的导论课上得相当循循善诱，对《创世记》的解读也颇见功力，可以给人很多启发。除此之外，他也为我的交流提供了很多帮助。先前提到《创世记》是跨学期的课程，只停留一学期的交换生本不能选修，但在我发邮件向他申请旁听时，他提出可以以“独立研究”的名义选修一学期的课，如此这门课才成为了正式选修的课程。除此之外，他还让他自北大毕业的博士生们与我联系，解决了不少生活或学习上的困惑。两门课程之外，他还邀请我参加了由系里的几位老师与同学组成的柏拉图读书会，这学期读的是《亚西比德篇》。在交流期间能遇到这样一位老师实在是很好的运气。当然，除却学习与学术之外，也有一些别的生活。因为我的住所在安大略湖边，所以经常有机会去湖边走走，白天或是晚上都很舒服。大水使人心情开朗，水鸟长得也可爱。另外，多伦多的树的叶子大多在秋天都会变黄或变红，很好看。一次和一位朋友逛公园，遇见一棵红叶树，恰好周围的树都还绿得郁郁葱葱，独这一株树的叶子已红透，特别动人。忙得没空出行时便靠吃稳定心绪，星巴克的南瓜奶油冷萃改善精神，唐人街上的鲜芋仙救人于水火。零零散散谈了许多，最后不妨迈开一步说些不着边际的话。流浪或远行始终是思想史上的重要主题，也是一个根本的生活隐喻。《奥德赛》里写道：“他见过许多种族的城国，领略了他们的见识”，卢梭笔下爱弥儿的教育也完成于游历。远离故土，踏上他乡的经验对于人的成长会起到一种激进的作用。对于我们这些以政治学为专业的同学而言，对他国风物人情的直接体验可能比背下这个国家的大小政治制度也来得有用许多。值此时世，罗马诗人贺拉斯的诗句或许能成为我们所有人的警句：“无论风暴将我带到什么岸边，我都将以主人的身份上岸。”